



初冬的下午，我走在銀杏林間，獨自散步。金黃的落葉把我的沉思也染成了溫暖的黃色調。

七個月前，初來韓國時親朋好友們有諸多不理解。為什麼選擇獨自一人去陌生的國家，而不是盡快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利用節假日去其他國家旅遊。當勇敢地邁出「間隔年」（「間隔年」，指的是在升學或者畢業之後，工作之前，做一長期的旅行，以便在步入社會之前體驗不同的社會環境的一種生活方式——游註）的第一步時，我才意識到這是深受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這本書的影響。是的，看上去我們只需要有時間有精力隨時都可以旅行，但是正如卡爾維諾說的那樣，這樣的旅行「整個世界就是一個楚路德（小說中虛擬的大都市名字，代表了世界大都市的普遍性——游註）」，如果僅僅是短暫的幾日停留，而非較長的一段時間去經歷生活和獨立思

異國初冬的下午

考，那麼全世界對我們而言絕對是一模一樣，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變換的不過是機場的名字和航班的座次。首爾和北京，釜山和上海，廣州和光州，一樣的星巴克，一樣的百貨大樓，一樣的機場免稅店，甚至連餐廳的調味品都來自同樣的產地，對於普通旅行者和購物觀光客而言，似乎沒有什麼差異。這番路過並非我願，體驗穿行的自由才是本意。

七個月之後，我知道抵達時所見的韓國和離開時眼中的韓國已經不再是同一個國家，因為我的生命與她永遠聯繫在了一起，她見證了我這一年中許許多多的第一次，同時也埋藏着我無數的小秘密。中午十二點二十分剛觸地，晚上七點三十分便站到了講台上，第一次上課稚嫩的教學技能，面對學生用韓語問候時的不知所措；第一次在韓國過生

日，班上那幾個有些年紀的學生說，老師的爸爸不在身邊，晚上我們陪你過生日，因為我們是你的「韓國爸爸」；第一次站在光州高中（男子學校）五百人的禮堂裏，獻唱《朋友》，全體高一學生伸開手臂與我一起合唱，我哽咽地說「謝謝，中國和韓國是永遠的朋友」。

走着走着，耳邊響起了悠揚的歌聲，循聲而去，是一群大學生組成的小型樂隊在唱着福音歌曲。雖然語言不是大通，但是通過簡單的交流，他們得知我是獨自一人生活在韓國，立刻說要送給我一份特別的禮物。他們用目光交流，彼此眨了眨眼睛，齊聲說「一首專屬於你的福音歌曲」。其中一位女生長髮飛揚，輕踩節奏，拉起輕快的小提琴旋律，另外的三位男生分別手持結他、輕彈鍵盤、吹着管弦合着節奏旋即加入，這音樂仿

游雪

佛像成熟的葡萄滴下汁來，浸濕了我的心。漢語將這首福音歌曲譯為《愛在一起》，「我們因你的愛而聚集，成為屬你的團體。縱使任有淚滴，也會遇暴風雨，磐石有真理。信念不已，必享福福滿溢。永遠不分離，因你愛在一起。」音樂響起的那一霎那，我回想起自己這一路，由南向北，風塵僕僕，頓時百感交集。我眯着眼睛，迎着陽光，任憑滾燙的眼淚恣意地流淌。這時另外一位女生手持畫筆，悄悄地來到了我的身旁，用五彩的顏料在我的手背上畫下一個燦爛的皇冠，說：「把小王子的皇冠和祝願送給你，希望你堅強勇敢，面對生活的困難永遠微笑，我們與你一起」。歌聲吸引了其他的韓國朋友，他們合着旋律打起拍子加入到了合唱的隊伍中，原來他們是同一所學校的師生，早已相識，相約周末在公園裏遊玩，一同演奏、

畫畫和聊天。

其中有一位韓國媽媽已經有五十多歲了，她說得一口流利的漢語。原來二十多年前她作為早期留學生在中國的大連學習。她微笑着和我打招呼，彷彿是遇到了多年未見的老朋友。她輕輕地握住我的手，拉着我說話，長時間忘記鬆開。她說第一次去雲南旅遊，語言不通遇到的種種困難；談第一次在中國生重病，腿腳不便，無法下床，中國朋友們無微不至的照料，講來到中國之後遇到了另外一個韓國留學生，最終走到一起，成為一生的伴侶。看到眼前的我，她自然有着天然的親切感和說不完的話。

廣場上人群來來往往，音樂熙攘，看着過往的人群，我們倆並排坐在階梯上，聽見遠遠鐘聲敲響，感受著時間從心底淌過。雖然眼前的她沒能躲過年華的衰老，但她說話時的樣子，還是二十多年前那個年輕貌美的女子，正值青春。她緩慢地敘述着往事，彷彿打開一盤老膠卷，從她的聲音中我看見年輕時的她從我眼前走過。

少些焦慮 多些幫助

徐海娜



常常有人說，本來和孩子相處得其樂融融，但是只要一看孩子做功課，親子關係就會一百八十度大轉變，彼此交惡。然後，家長看着孩子睡着之後的似乎還帶着淚痕的小臉，就又心疼又後悔。這樣的戲碼在有些家庭裏面幾乎天天上演。

近日，筆者陪同孩子參加了一個親子的「一小時編程」活動，也觀察到一個類似的現象，頗值得討論。

這個編程遊戲總共有十九關，要求大家在一個小時之內完成。前面的幾關很簡單，大家很快就順利地通過了。但越往後難度越大，尤其是加入「循環」和「條件」命令的時候，年紀小的孩子確實需要時間去理解。這時，大多數的孩子都遇到了困難，需要停下來想一想。其中一個男孩子也一樣，他不斷地做出嘗試，系統卻不斷提醒他出錯。

在我看來，這正是孩子們從錯誤中學習的大好機會，然而那個男孩子的媽媽卻開始數落他，聲音一開始還是壓抑着，慢慢地竟越來越大聲。這孩子在母親焦急的催促和責備中，終於忍不住趴在桌上，將頭深深地埋在手掌中。這時，大家不免側目，這位媽媽卻一臉無辜的表情。

最後，似乎是對孩子很失望的她就走到一邊去，不再管孩子。然而，在工作人員的鼓勵下，她的孩子又振作精神，終於也完成了十九關的任務。

任何一種親子活動，目的都不外乎增進親子間的了解、理解，以及建基於此的融洽的關係。孩子遇到困難，最需要的正是來自親人的鼓勵和安慰啊！適時的鼓勵可以令孩子在面對困難的時候更有信心，有來自親人的情感安慰做後盾，就算經歷失敗，也能有力量爬起來繼續前行。我相信這個簡單的道理，那位媽媽不會不懂。但究竟是什麼令到她在活動當場情緒失控而當眾責備孩子呢？

我想這些都源自於「家長焦慮症」。香港教育大學的呂大樂教授所著《家長焦慮症》一書指出：「大多數父母需要跨過一個心理關卡——承認子女很普通、平凡。」無法接受孩子任何的挫折、任何的平凡表現，是許多父母的通病。所以才有那麼多人逼着子女要「出人頭地」吧！可惜常常未必如願。

BBC近日播放的一個紀錄片中，一位

韓國首爾大學的學生說，他每天學習十六小時，才考進了首爾大學，但是他並不為此感到開心，因為在讀書的期間，他「失去了兩到三個好夥伴」，都是在十五、十六歲的時候，頂不住極度的壓力自殺了。

在孩子遇到困難挫折的時候，多想想怎樣去幫助，比抱着不切實際的期望而焦慮要好得多。就從父母們都重視的成績角度，來說幾個現實生活中的事例吧。

有位中學數學老師這樣對自己的女兒說，如果你考試的分數越低，則可以享受的禮物越大，零分就可以取得最大的禮物。

但是她女兒總會盡力考到她最好的成績。她的女兒並沒有用犧牲自尊的方式來換取禮物，這說明孩子們只要有正常的價值觀，是不會為威逼利誘而出賣自尊的。而這位教師堅持這樣對待自己女兒的理由是，分數越低，孩子才越需要安慰，所以分數越低，才禮物越大。

其實沒有孩子願意考低分的。還是上文那位數學老師，她的班上有一個「數學零分學生」，每次大考他都是「零分」。每到期末，這名學生就放棄複習看電影，考卷發下來，他先在第一頁寫上名字，然後就翻都不翻開考卷。他是個「以零分為榮」的學生。

但課堂習題他還是努力去做的。有一次，這位數學老師給學生出了三十道題，讓大家在課堂上練習。批改的時候為了記分方便，老師就錯一個寫一分。批改後的習題發還給學生的時候，那位「零分學生」忽然歡呼起來：「三十分啊，我得了三十分，滿分！」老師說，三十分表示錯了三十個。那位學生立即就像泄了氣的氣球一樣無精打采，趴在桌上久久地不起來，課間休息時間也不出去，他如此難過，大家從來都沒有見過。

為什麼他會如此難過，他不是「以零分為榮」嗎？原來，他陷入低沉的情緒是因為他暴露了，他也想要好成績的想法暴露了。「以零分為榮」原來只是一種「保護」。

這位數學老師說，這孩子有教，他有自尊，內心也有正常的價值觀，需要的正是來自成人真正的理解、尊重和幫助。

當面對自己孩子的時候，無論孩子表現得多麼不濟，做家長的也請在發言前三思，「污穢的言語，一句也不要說出口」。不要用言語打擊孩子，而多想想可以怎樣切實地去幫助孩子。

文化什錦



睡覺夢多，無奇不有，但昨夜的夢卻比較現實。在夢中，同一批人在一起喝馬黛茶，多是不熟悉的面孔。

可能是一位阿根廷華人朋友電話中知會我準備送我一些馬黛茶引發的夢境，不覺想起了不少與此茶有關的往事。

馬黛 (Mate) 是產於南美洲的一種多年生作物，能長到五、六米高，主要產在阿根廷、烏拉圭、巴拉圭和巴西一帶。用它的葉子和細枝製作出的「茶」富含多種人體需要的氨基酸，能夠提神、增加活力和參加運動的持久性，對心腦血管都有好處，多益而無副作用。據介紹，阿根廷的足球運動員每天被規定必須接受的兩種東西是牛肉和馬黛茶，可見馬黛茶的重要和被運用的程度。據報道，近些年來在中東各國流行飲用馬黛茶，所需茶葉和器具基本都是從南美產茶國進口，以阿根廷為最。

我對馬黛茶產生興趣和開始了解，源自於在阿根廷北部城市科連特斯的首

▼產於南美的馬黛茶別具地域特色

資料圖片



▲被譽為「國寶」的馬黛茶已成為阿根廷的支柱產業之一

資料圖片

次訪問。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後期我到阿根廷開始工作不久後，曾經應邀去科市作客，看到在街上行走的人，無論男女老幼，每個人手中都抱有一個暖壺，感到非常奇怪。打聽中，當地的朋友告訴我，那裏的人酷愛馬黛茶，而且隨時都在喝，養成了出門必帶裝滿茶水暖壺的習慣。我聽了真的驚訝不已，同時產生了了解馬黛茶的願望和衝動。後來，我還利用另一次出訪的機會，專程到阿根廷馬黛茶主要產地之一的山區，觀看蔚為壯觀的茶樹種植，以及從（機器）切摘（通常用專門的機器切割下茶樹頂部的葉子和細枝）一碾碎一烘乾一包裝一儲存的整個過程，對它有了比較系統的認知，覺得它真的不失為有益於人類健康的飲品。

阿根廷人，可能附近其他國家的人也一樣，喝馬黛茶的方式很多，用具也各式各樣，很多器具完全可以稱得上是藝術品。有人住馬黛茶裏加糖，加牛奶，加檸檬，因為它味重，微澀，但喝原味的人更多。馬黛茶是比較粗的粒狀粉末，所以需要一根多為底部有許多細孔的金屬吸管來吸吮，目的是避免將茶末吸到口腔裏。在阿根廷，凡在公眾場合，比較常見的喝馬黛茶的習慣是無論多少人在一起，都只用一個壺和一根吸管，大家你一口我一口地輪流吸喝，氣氛十分親切、自然，不見任何隔閡，也無任

何厭惡。隨鄉入俗，我每次參加與阿根廷人的聚會，也都按照他們的習慣，與在場的人共同飲用馬黛茶，不分彼此，被他們視為知己。

慢慢地，我逐漸喜愛上了這種飲料，並養成了每天喝馬黛茶的習慣，而且喝得比較濃、重。我不僅購買了成批的茶葉，還選購了幾種茶具，其中有牛皮的、金屬的，還有葫蘆做的。離開阿根廷回國時，我把它們悉數裝進行李，帶了回來，但未幾就被來看望我的朋友拿走了。如今，我只保留有一隻牛皮做的杯子，因為我無論如何都沒有同意讓朋友拿走，不過還為此「得罪」了好幾個朋友。不過，為了留作紀念，也只好如此。

由於馬黛茶體積大，不便攜帶，我在國內又沒有了經常性的來源，回國後漸漸地失去了喝馬黛茶的習慣。但是，對它的好感卻沒有遺忘。我記得，國內一家經營馬黛茶的公司知道我曾經在阿根廷工作過，特別邀請我去參加他們開始銷售馬黛茶的新聞發布會。我很高興地在會上做了關於對馬黛茶認識的介紹，引起的反響還很不錯。另外，在一次與一所高校學習西班牙語學生的座談中，我向他們比較詳細地談到了馬黛茶，還請他們品嚐了這種茶，使得他們對未來需要面對的產品之一有了具體的初步認知，反響相當積極。

據說，目前在我國可以通過網購買到馬黛茶以及各類馬黛茶具，而且可以送貨上門。因為笨拙，我沒有嘗試過，但我相信應該是事實。

我期待著我的華人朋友許諾的禮物。它價值不高，但我對之確實有特別的好感。

畫中戰事

李 夢



如果不是倫敦泰德美術館正在舉辦的一場回顧展，我並不會知道英國藝術家納什 (Paul Nash, 一八八九—一九四六) 曾留給世人如此出眾的戰爭畫作。納什雖說只活到五十七歲，卻親身經歷兩次世界大戰。他的藝術創作乃至於他的人生，都被這兩場慘烈的戰爭徹底改變了。

納什之所以熱衷風景畫創作，大概因為他在白金漢郡鄉間長大，日日與英國郊野的林木與溪流為伴吧。這位律師的兒子原本想效法外祖父去參加海軍，卻未通過考試，在朋友鼓勵下報讀知名的斯萊德美術學院，竟獲選中，於一九一〇年入學。四年後，他畢業，原本期待做一名畫家，卻被告知因戰爭爆發，要去參軍。命運就是這樣，時常跟人開玩笑。

納什被派往歐洲西線戰場。在那裏，他見到鐵絲網，見到烏雲與硝煙，見到種種與白金漢郡自然風光迥然不同的情形。所見所聞盡是晦暗、滄桑且悲涼，這反而

激起他的創作慾望。他那一時期的作品，大致是寫實的，也不乏怪誕的、引人驚恐慌亂的意味。他用非常誇張的筆法，畫那些被燒焦的樹木，陰森的戰場以及黯淡的日光。他的那幅名為《日出》的作品，以灰黑與深藍為主色調。太陽是慘白的，樹木盡數枯死，完全找不出任何日出時分的光明與希望。而另一幅代表作《梅因路》中，日光透過雲隙落下來，同樣沒有溫暖之感，竟如刀片般鋒利。

一戰為青年時代的納什帶去畢生難忘的悲傷，卻也幫助他確立了詭異卻獨特的藝術表達。他不依循透視法，也不按照冷、暖色調的慣常邏輯，而是將現實與想像拼湊在一起，換句話說，像是將夢境堆放在紙面上。

到了一九三〇年代，納什作畫愈發自在，漸漸連寫實風格也拋開，徑直走去抽象主義乃至超現實主義的情境中。納什在一九四〇年創作的《死海》中，尚且有海浪、十字架與納粹標誌等具象物件，而他生命最後一、兩年中創作的諸如《德國戰場》等作品，已然抽象意味濃郁，偏向以

色塊而非線條，表達情緒之起伏以及慾望之複雜難解。

如果說納什樂意用抽象筆法描摹戰場的慘烈殘酷，西班牙畫家戈雅 (Francisco Goya, 一七四六—一八二八) 則不憚以最寫實且直白的筆法，揭露戰爭的罪惡。一八〇八年，法國軍隊在拿破侖率領下入侵西班牙，開啓一場耗時七年的半島戰爭。戈雅以此為題，除創作出那幅知名的、描摹槍決情景的《一八〇八年五月三日》，也完成了一系列數十件取名「戰爭之災難」的版畫作品。

創作這一系列戰爭畫作時，戈雅已是西班牙皇室的御用畫家。不論出於為王室鼓吹抑或出於愛國的目的，他在這些作品中表現出鮮明的反對戰爭及聲討侵略的立場。畫中的殘肢與鮮血，每每給觀衆非常強烈的不適感，可戈雅並不避開這些殘暴與血腥的元素，甚至有意放大作品中的力量及情緒，想來他本人對於這場法國人的侵略，亦深惡痛絕吧。

戈雅在描繪戰場時，雖然選擇了諸如行刑、槍決以及強暴婦女等不同場景，卻無一例外以「堆疊」方法畫成。畫中人與物件常常是擠壓在一起，互相纏繞，互相撕扯並制約，以至於這些作品雖然只是黑、白兩色，卻因畫家構圖與意象排布的恰切，生出一種巨大的張力。我曾在某次拍

畫預展現場見過戈雅的素描小品，感慨於畫家功力之深。他以寥寥數筆，畫一位洗衫婦女在風中翩飛的衣袂。只是這被風吹起的衣衫以及蹣跚的背影，便描畫出十足的小女兒情態。而在這一系列戰爭畫作中，最引我注意的是畫中人的眼神。不論侵略者傲慢與放肆的目光，抑或被侵略者眼神中的孤苦無助，都極其傳神。

在納什的戰爭作品中，我們見到山川林木俱呈現出冷硬且狂亂的樣貌；而在戈雅的作品中，藝術家將更多筆墨留給人，透過人類之間的互相討伐與戕害，將人性中黑暗與醜陋的一面揭露出來。由此可見，戰爭的殘酷不過是表象，人性中的惡才是戈雅不厭其煩揭示的主題吧。

(下)



▲戈雅描摹戰爭殘酷的版畫作品

作者供圖